

真理的光澤

蒲風著



1938



SHGO ZHUBIANSHE ZHUBIAN

蒲風詩歌創作集

1.	2.	3.	4.	5.	6.	7.	8.	9.	10
茫 茫 夜	六月 流火 (長篇 敘事 詩)	生 活	鋼 鐵 的 歌 唱	搖 籃 歌	抗 戰 三 部 曲	可 憐 蟲 (長 篇 敘 事 詩)	黑 陋 的 角 落 裡 (諷 刺 詩)	真 理 的 光 澤 (明 信 片 詩)	在 我 們 的 旗 幟 下
\$0.40	\$0.55	\$0.20	\$0.25	\$0.25	\$0.25	\$0.30	\$0.20	\$0.1	\$0.1
1934	1935	1936	1936	1937	1937	1937	1938	1938	1938

目次

明信片詩篇

1. 在廣大的荒原裡..... 1
2. 征服環境..... 3
3. 祖國復興在雷雨聲中..... 4
4. 我讀着「戰士的歌」..... 6
5. 詩的材料像空氣..... 7
6. 我沉浸在工作裡了..... 9
7. 今天，我們開始吃雜糧..... 11
8. 麥兒已經收割..... 13
9. 真理的光澤..... 15
10. 奔跑吧，馬兒..... 16
11. 敬禮..... 18
12. 「等因」「奉此」..... 19
13. 你的信是一個興奮劑..... 21
14. 我興奮地歡笑起來了..... 22
15. 火蛇的行列..... 24
16. 「一隻手」序詩..... 26
17. 青青的秧苗..... 28

18.	詩人的日子	30
19.	你在等待我的雄唱嗎？	31
20.	即將出發前	32
21.	讀到了專葉「五月」	34
22.	沒有絕對的失敗	35
23.	匆匆的離別了大家	37
24.	我開始了游泳	38
25.	在我繁忙的工作中	40
26.	又讀到了你的——	42
27.	我的生涯	44
28.	福地	46
29.	踱步	47
30.	在被轟炸下歌唱吧	49

附編篇

31.	給詩人陳炳熙	51
-----	--------	----



	關於明信片詩 (附錄一)	54
--	--------------	----

	後記 (附錄二)	59
--	----------	----

在廣大的荒原裡

「明信片詩」

——給零零同志——

努力吧，同志！我祝福你們努力！
在這冰天雪地般的
類似西伯利亞廣大的荒原裡，
我的歌喉誠然不能不唱，
慷慨激昂的唱；
然而，距離燎原的情狀
還相當的遠！——我儘管十分賣力。
你要曉得，這裡，
簡直還談不上“文化”！
市街上一片骯髒，
全城沒有一份鉛印的報紙，
來來往往的
沒有一個是青年學生。
——不錯，同志！
消極，悲觀從不曾爬上我的心。
我用一切過往的信譽作保證，
我決不放棄我的責任。

然而，你要明白，同志，
我剛剛站上我的新崗位，
一時不能儘量「雙桿齊下」○
——是的，我也曾那樣說過，
我決不是沒有想到
我該當變換一個新歌喉；
我們原本要把我們的歌奏
像空氣般的播佈在大眾裡頭○
但是，來此還不外半月，同志，
我的努力還應該在迎頭的日後！
你們真正努力起來了，呵，
我的頹筆寫不出我的興奮，
沒有第二句話，同志，除了這：
努力，努力，我祝福你們努力！
你也許已經聽見過，
在廣州，我們的兄弟，
那些可敬愛的同志們，
他們個個都幹得十分不錯哩！

一九三八，三，一八，

於翁源城軍伍中。

征服環境

(明信片詩2)

——給創新同志——

朋友，多謝你的來信，
在這少有接受到文化洗禮的古城裡，
無疑，每一粒字都喚起了我的高興。
但是，朋友，你何必性急？——
我有許多話想開誠佈公對你說：
既然你已決心着，課本對於你不會有什麼，
在連續不斷的工作裡，你就活潑起來了。
苦悶，經濟的壓迫果然不十分容易排遣，
但是，天下也原本沒有天生成的伊里奇，馬克思，孫中山。

呵！你就作為一個文化界的小卒
而在你所在的崗位上站立起來罷！
工作像是普遍於地上的砂，石，煤，鐵，
只要你要建築，立意建築大工廠；
遠方的蘇維埃俄羅斯，西北角上的邊區政治，
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新生，莫不都是
建基於痛苦的環境——廢墟之上的。

真是有如你所說，縱使位置比塵灰更小，
他們也願意幹；火熱的信念燃燒着他們的信
心。

——喂，朋友，你莫要苦悶着，痛苦着了，
工作，有意義的工作生存在大地上，
生存在空氣裡，只待你一個偉大的決心：
在小如塵灰的工作裡呼吸，長大吧！
這裡也沒有比你們那裡好，——一句話：
我們必得征服環境！

一九三八·三·十九日·

於翁源城軍伍中

祖國復興在雷雨聲中

(明信片詩3)

——給青島同志——

風雷聲中讀到了你的信。——
人間的青鳥兒，我的摯友喲，你說
「再相見，是祖國復興的時候」，
你以為這個預言會是很久嗎？

我們的祖國已經復興了：
她復興在雙一二帶來的新「聖誕」，
她復興在雙七節啓發的「八·一三」；
如今，到處燃燒着抗戰的烽火，
那可不就是民族的復興之光麼？
最後的勝利日子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時候，
然而，人間的青鳥兒，我的摯友喲，
我們的祖國是日復在復興中的。——
復興的確當時候不在那最後決戰的剎那哪！
因此，摯友，也許我們會在戰場上相見的；
安靜的生活的苦鍊不會把你羈留久，
那轟轟的敵機聲不就預言了一切嗎？
洶湧的鸞江波濤，載不走我的熱情，
珠江口的怒吼也寫不出我的情懷，
我們是暴風雨，我們生存天地間，
我們在任何時節都可把敵人毀滅！
——天晴了，我聽見了鶯鳴鳥喧；
人間的青鳥兒，我的摯友喲，
雷雨之後的世界是清新的哪！

一九三八·三·廿二晨雷雨中至天晴後○

我讀着「戰士的歌」

(明信片詩 4)

——給克鋒同志——

讀着你的「戰士的歌」，
我忘記了雲天的黯淡，細雨的輕飛；——
有戰鼓在心裡擂打，
有喇叭在胸頭吹唱；
萬千人馬像陣狂風殺向前面……○
我想像着那些「失去左手的戰士」，
臆測着那祖國原野的對於他們的呼召；
我也想起了只剩一個回來的英勇的戰鬥士；
——憑空，好像我已馳驅在戰場上，
腦海裡展開了偉大的黑夜進軍的序幕，
到處是殺敵的火，是自由，是解放！
然而，定神一看：——

雲天黯澹，細雨輕飛。

大地却還是一片靜寂的○——

我在讀着你的集子哪，朋友！

一九三八·三·廿三·於後方軍伍中。

詩的材料像空氣

(明信片詩5)

——給可非同志——

好極了，朋友，你說起了
你只怕腦子過於政治化！
世間正缺乏腦子政治化了的詩人，
因之，從「五四」迄今，我們的詩壇
曾被享樂主義的布爾喬亞
頹廢主義的貴族子弟
混亂了好久。——
實在的說，朋友，政治化
對於詩人並不是壓迫；
怕的是：詩人沒有在政治軍事裡呼吸，
生活使得頭腦沒有澈底親密她，
於是，勿論如何表露不出真情意，
談不上藝術化。

噯，你要知道，朋友，活潑和天真
永遠是我們詩歌的源泉，
政治非是教條

不應當看作是鐵柵子喲！

這時候，我在這裡誠心誠意禱告你成功；

朋友，我的遠方的政治工作同志喲，

難道你們的生活可以不是蓬勃而有生氣的
嗎？

別人奇怪我的生活不浪漫，

不玩弄女人，不蹂躪異性，

不抽烟，喝酒也不會酩酊大醉，……○

然而，我可以寫詩，飄飄泊泊

五年來我簡直沒有擱過筆○——

詩的材料像空氣，像砂石，像工作，

我活着，我可以不呼吸，不使用，不工作
嗎？

我倒担心着：我的頭腦

尚沒有十分政治化，軍事化；——

我是更希望我的詩歌

每一句都相似大砲，炸彈，衝鋒號，

猛烈地向敵人轟擊的○

——但是，放心吧，朋友，

我還是個詩人，真理的謳歌者；

即今，可不是在神聖的工作之後，
又還在此草率地爲你寫詩嗎？

一九三八年三月廿四日於軍中工作後

我沉浸在工作裡了

(明信片詩6)

——給中國詩壇社列同志——

我沉浸在工作裡了。——

神聖的工作一如愛人，

真正愛上了她我是永不憊倦的。

然而，沒有溺愛，也沒有荒疏，

早上，我起身比勤務兵還早，

匆匆洗面，我即在大道上奔跑，

讓癡情的班鳩聲

愉快的喜鵲聲把我的心神清洗，

一顆至誠的心兒

便整個地和盤托出在大自然裡陶冶。

然後，我整天活潑着，愉快着，
從不讓痛苦或疲倦偷爬上臉。
但是，同志們喲，
糊塗虫却也不是沒有，
陋劣的茶室生意熱鬧起來了，
軍中的生活並沒有使大家都緊張而有興味；
政治教養好像不十分被感到逼切需要，
他們的肩上沒有復興中華民族的責任。
唉！……—何必穿起軍裝來呢！
上頭的命令繕寫得比小說還長，
（雖然，我只看見了一具空架子
頭尾一截也不見得有什麼高明。）
可憐的是抄寫的同志，
些微的形式不合便得重新再來，
也不曉得許多窮孩子尙得不到紙張寫字。
——可值得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業已銳意進行改革，
我們要使大家都在工作裡躍跳，
我們也要使大家都在朝氣的蓬勃裡歡笑；
我們相似一個車掌，

覆了一列車遭殃的還有
我們的兄弟姊妹哪！

一九三八·三·廿五·

今天，我們開始吃雜糧

(明信片詩 7)

——給胡危舟同志——

今天，我們開始吃雜糧——
多年不容易隨便覓到的蕃薯，芋頭，
整整堆滿了一桌，
我們儘情地吃了一個飽。
漫說我吃得那麼舒服，朋友喲，
最使我愉快的還是
剎那間我感覺到了
我已返原了我的本來面目：
我的媽媽——這時候她已將近七十，
白髮寫滿了她的慈悲
和對於苦痛的忍受，——

她是道地的一個農婦；
我從四歲起就沒有受過父親的好教養，
雖然我的大哥栽培了我，
我却也一半是吃蕃薯吃大的。
蕃薯，芋頭簡直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受過酸辛生活的同志，
我這樣說時，你不會有半點希奇罷！
可奇怪的是我有那麼好的讀書機會，
而且，勿論媽媽如何勸阻我也要讀書，
致令十幾年來東西漂泊，南北浪踪，
錯過了許多享受蕃薯，芋頭的季節；
甚至，媽媽以為我長進了，
嘗是背着我在當飯食，
弄得我莫知所可。
事實上，朋友喲，你且聽着：
我骨髓裡有的到底是農民的本質，
我怎會忘記好朋友呢？——
再過個把年頭，天下太平了，
媽媽呵，那時我們再一道地
吃些家鄉風味，

豈不是快活？——但是，
同志，誰曉得我可敬愛的媽媽
會長久康健不？
直到我帶得最後的勝利歸來！

一九三八年三月吃糲日

麥兒已經收割

(明信片詩8)

——給鄉居的文海——

麥兒已經收割，
又是小孩子玩弄蟋蟀的時候了。
朋友，我的鄉居的朋友喲，
我真被那唧唧的聲音
喚起了無限的回憶呢！
捏着閃閃的螢火燈籠，
打着輕輕的探險脚步，
認定了目標來一個撲襲，
那是怎麼一種快意與失望呵！